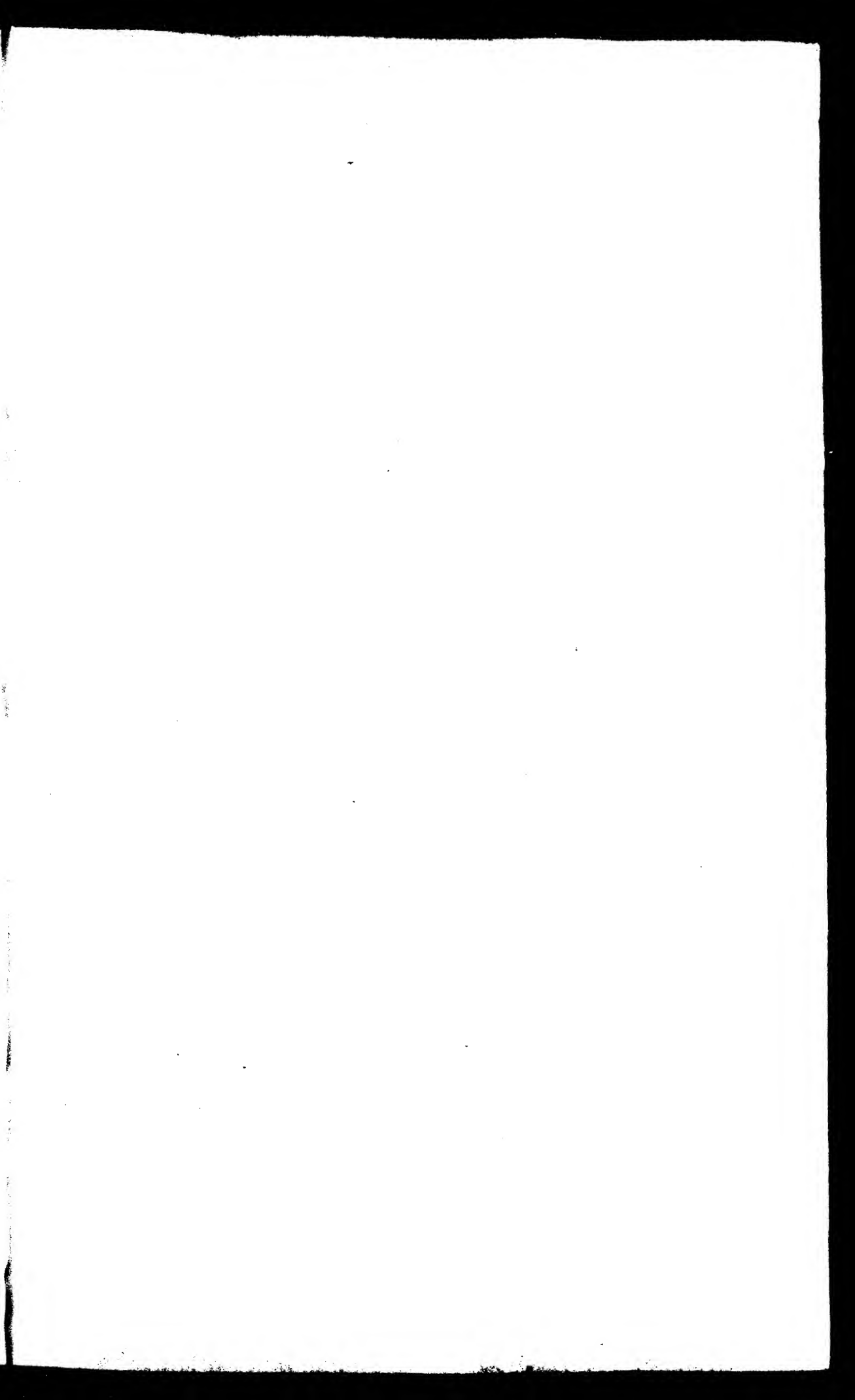


說

帖

卷二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安徽司同治十二年

本部查年老翻控虛誣罪應軍流以上訊係痛子情切懷疑具控例以事出有因准其收贖一次若收贖之後有心再犯即照應得罪名按律充配不准再行收贖原於嚴懲恃老刁健之中仍寓矜全之意必再犯係在已經收贖之後而翻控情節又在應行實發之列方得照例科斷若原拟罪名尚未得邀收贖其復行翻控核與原案無閑輕重即不得遽議寔發今張幅亭原犯因京控張聚仲等殺斃伊子等情審係

虛誣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流加徒役三年訊係  
痛子被人仇殺弟被搶害情切所致與平空誣告者  
有間例得准其收贖一次雖該犯於未奉部覆之先  
遞回原籍監禁中途脫逃復又赴京翻控究與業經  
收贖之後有心再犯者不同即現控情事與原案稍  
有增減尚無関罪名輕重既係例應仍照原拟辦理  
則該犯年逾七十亦應仍照原擬准其收贖張富庭  
即張幅亭應仍照原拟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  
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律上加逃罪二等拟發近邊



充軍該犯年逾七十應照例准其收贖一次仍詳記  
檔案若收贖之後復行犯罪如係有心再犯即不准  
再行收贖所有該撫聲稱該犯係有心再犯應否不  
准再行收贖定地發配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辦  
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浙江司光緒三年

本部查軍流人犯老疾收贖及中途成廢收贖各律例俱指尚未到配者而言若犯已到配雖已老疾向無准予查辦之例曾於同治二年間給事中王憲成條奏請將軍流人犯到配後老疾查辦收贖摺內經本部奏駁通行各省遵照在案該撫所引福建省減流人犯林聰收贖成案係尚未到配廣東省軍犯翁錫玉發配後准贖之案係奏准贖罪均與此案不符所有該撫聲稱在配軍犯顧宏慶年老篤疾仿照成

案比律收贖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河南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年十五以下犯流罪收贖犯該充軍者亦照  
流罪收贖又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各  
等語此案朱松趙五幅均係開殺擬絞緩決三次恭  
逢光緒七年二月十九日

恩旨 減流邊滿妮係開殺擬絞緩決二次周唬妮係毆死  
胞叔擬斬奉

旨改為監候由實改緩三次恭逢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恩旨 將邊滿妮減流周唬妮減極邊充軍並聲明應減又

犯應收贖者照律核辦等因先後奏准行文遵照在案茲據該撫以緩決二三次減流人犯朱松趙五幅邊滿妮減軍人犯周曉妮犯罪時均在十五歲以下朱松趙五幅復逢

恩詔應累減滿徒似應比照可矜人犯秋審一次減等收

贖之例准其收贖第例無專條應否准其收贖咨部示覆等因本部查十五歲以下犯死罪十六歲以上減流收贖之例係專指可矜人犯而言原以可矜人犯秋審一次後即應減流係每年常有之案故例

有專條至緩決人犯非奉

旨查

辦不得減等與每年應入可矜者不同其應否收贖是以例內未經賅載惟本部向來核辦此等緩決人犯一經遇有

恩旨

奏准減擬軍流如核其犯罪時年在十五歲以下均准照律收贖蓋緩決與可矜之犯減流遲速雖稍有不同而其為例得收贖則情無二致比類叅觀自應遵照辦理不至稍有歧誤今緩決減流之朱松趙五幅邊滿妮並減軍之周唬妮既據該撫查明該犯等

犯罪時均年在十五歲以下自應照律一體准其收贖朱松趙五幅復逢光緒七年五月十四日

恩詔原犯均係開殺擬絞減流應准累減為杖一百徒三

年業經本部題准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行文在案應仍照徒罪收贖與流犯邊滿妮等分別各追取贖銀入官至崔玉淋鄧伯虧兩案均犯年逾七十業經該該撫擬以收贖咨部應俟本部另行核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安徽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又十歲以下犯殺人應絞者議擬奏聞取自

上裁又例載十歲以下聞毆斃命之案如死者長於兇犯

四歲以上准其依律聲請各等語此案郁小金致因張小三致鞭打所騎之牛致牛隻驚跑將其掀跌落地不依口角爭毆與郁三柱致等共毆致傷張小三致身死查已死張小三致身受各傷先被郁三柱致郁小穩致抓毆傷右頷額及左耳根等處傷均輕淺

且尚能向郁小穩攷撲毆不致戕生惟後被郁小金攷踢傷致命右乳立時倒地為重且係最後下手其為死於此傷無疑應以該犯擬抵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郁小金攷合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該犯犯案時年僅十歲律得議擬奏聞取自

上裁 恭查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奉

旨刑部進呈毆傷李子相身死之劉縻子擬絞監候聲明年僅九歲可否減等請旨一本固屬照例辦理但所指十歲

以下犯殺人應死者或係被殺之人較伊年長強弱不同如丁乞三仔之案自可量從末減今劉縻子所毆之李子相同係九歲且劉縻子因索討葫豆不給致將李子相毆跌其理亦曲若第因其年幼輒行免死豈為情法之平況九齡幼童即能毆斃人命其賦性兇悍可知尤不宜遽為矜宥向因戲殺之案曾諭令刑部將該犯監禁數年再議減等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此等幼童自當倣照辦理且擬以應絞監候原不入於情寔數年後仍可減等何必亟予寬貸乎嗣後遇有十歲以下毆斃之案如死者長於該

犯四歲以上者仍照例聲明雙請若所長止三歲以下則  
年齒相若不得為死者之恃長欺凌或齒小者轉較性暴  
力強亦情事所有縱不令其實抵而監禁數年亦不為過  
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今已死張小三孜雖年已十六長該  
犯四歲以上惟張小三孜係屬女子該犯族兄弟三  
人共毆將其致斃情節較重若即照律減流收贖殊  
不足以示懲儆應將該犯郁小金孜仿照劉縻子之  
案酌加監禁二年再行減等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  
該撫疏稱郁三柱孜

云

江蘇司 光緒十年

查已革山東試用縣丞許恩普前因在籍阻撓工賑  
並屢次唆訟滋事復遣抱赴京控告周日森等賄囑  
書差等情拖累五年之久訊屬虛誣前據該督將許  
恩普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流加徒聲明該犯堅  
不承招照例具衆証情狀奏請

定奪經本部照擬核覆奏准遵行在案茲據該督以該官  
犯久病未愈尚未遞籍發配據其子許鼎霖以情願  
身代父罪稟縣詳府轉詳江藩司查該官犯是否已

成廢疾應否准予收贖飭縣驗明該官犯許恩普寶  
成癰廢許府該府確核定例此等犯事官犯患病成  
廢委無准贖不准贖明文惟查乾五十七年貴州犯  
人許朝升因唆訟誣告擬流年逾七十咨准部議以  
年老之人律准收贖原因其精力已衰不致復犯故  
曲加原宥至教唆誣告之犯其年雖老智慮未衰若  
准收贖仍得擾害鄉愚似非所以儆刁健而息訟端  
應不准其收贖在案今該官犯許恩普亦因唆訟誣告  
犯案即使因癰成廢恐廢其身不廢其心若准予收

贖竊虞智慮未衰仍不免擾累鄉愚且確核貴州許  
朝升成案雖彼係年老此係廢疾名目不同而所犯  
情事如出一轍似亦應不准收贖以儆刁健而省民  
累惟究竟能否准其收贖例無明文詳經該督咨部  
核覆等因 本部查官犯老疾例無准贖不准贖明  
文如官常各犯遇有犯該軍流情重者不准收贖歷  
經辦理有案今該官犯許恩普係因屢次唆訟誣告  
多人拖累五年之久任意狡賴訊屬虛誣照誣告人  
死罪未決律擬流加徒雖已成癰廢惟情節較重核

與貴州省許朝升峻訟誣告擬流年老不准收贖成  
案相符既據該督以該官犯智慮未若准予收贖仍  
不免擾累鄉愚援案聲請不准收贖係為嚴懲刁健  
起見應令該督即將該官犯定地發配毋任藉詞延  
宕所有該官犯之子許鼎霖稟請收贖父罪之處應  
毋庸議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江蘇司 光緒十五年

查例載擄人勒贖之案如有將婦女捉回闔禁勒贖者即以搶奪婦女例相比從其重者論又聚眾夥謀于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已成為從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姚順汰因聽從逸犯姚材漳搶奪素無瓜葛之唐沈氏勒贖雖首犯姚材漳因被唐沈氏之姑唐杜氏多索醫資索還不允起意糾搶唐沈氏勒贖與平空搶奪者不同惟定例既指明擄捉婦女勒贖以搶奪婦女論即應照例分別首從科斷該犯

恩詔

聽從搶奪時年甫十五罪犯應死未便遽予量減仍  
應按搶奪婦女本例從重問擬應如該撫所題姚順  
汰合依聚眾夥謀于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  
已成為從絞例擬絞監候據供並未入室架拉已有事主唐廷玉指  
証明確毋虞避就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以前係聚眾搶奪良家婦女已成為從擬絞訊無入  
室架拉及事後姦污情事應酌量減發極邊烟瘴充  
軍該犯犯罪時年僅十五所減軍罪應照律收贖追  
取贖銀入官該撫疏稱唐杜氏云云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例載竊盜臨時盜所拒捕殺人者擬斬立決傷人未死如刃傷者擬斬監候又律載犯罪未發自首其損傷於人免其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又聞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等語此案王黑旦行竊得贓被事主吳鈺來驚覺起捕將該犯扭獲該犯情急順携菜刀將吳鈺來左眉連太陽穴並左手腕砍傷吳鈺來喊跌倒地吳鈺來之母吳律氏聞喊幫捕將王黑旦髮辮揪住喊嚷王黑旦用刀砍

傷吳律氏右血盆骨連右肩甲並頂心偏右連右額  
角吳律氏鬆手王黑旦携贓逃逸次日心生悔懼携  
贓赴案投首吳鉅來越十六日抽風殞命吳律氏傷  
經本復該督以王黑旦臨時盜所拒殺事主例應斬  
決即刃傷平復亦應斬候惟該犯於事主未經報案  
以前悔罪自行投首尚知畏法律得免所因並因吳  
鉅來死由抽風援引道光二年陝西省賊犯劉幅英  
用柴毆傷事主孫百會越十一日因風身死聞拏投  
首免因減流之案將王黑旦依聞毆之案原毆致命

傷輕因風身死在十日外聲請改流例擬流等因具  
題臣等查竊盜拒斃事主自首免因從本殺傷法以  
其尚有畏罪之心故得原情未減至因風身死聲請  
改流之例係專指平人聞殺非罪人拒捕殺傷等案  
所得援以為例也若因自首得免所因照聞殺定擬  
復援引因風身死之條與尋常聞殺一例量減是一  
寬再寬殊非所以昭懲創而示限制今王黑旦行竊  
臨時盜所用刀將事主吳鉅來並其母吳律氏拒傷  
吳鉅來越十六日抽風身死吳律氏傷經平復按其

本罪例應斬決業因該犯於事主未經告發以前携  
贓自首免因得照聞殺擬絞已屬倖邀寬典自未便  
因事主死由抽風將該犯再行議減致與平人聞殺  
漫無區別至所引劉幅英一案不惟彼此情節輕重  
懸殊而案未通行亦不得援以為據應令該督再行  
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四川司 光緒十二年

查例載謀殺幼孩之案如有將十歲以下幼孩逞忿謀殺者首犯擬斬立決若係圖財加以梟示又律載犯殺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各等語此案莊辛娃因行竊同居陸黃氏晒晾被蓋經事主年甫九齡之幼女陸秀嫫撞獲喊拏將贓退還陸秀嫫稱欲告知其母將其逐搬該犯因恐竊情敗露起意致死滅口用繩拉勒斃命旋即據實投首查該犯起意致死滅口即與謀殺無異與先因爭

鬥臨時故殺不同自應依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之例  
擬以斬決該犯因竊謀命即係圖財例應加擬梟示  
惟於事主報官後赴案據寔投首律得免其所因行  
竊之罪應仍按謀斃幼孩本例問擬該督將該犯免  
其所因照故殺本律擬斬監候是將因竊謀命之案  
率援故殺之例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莊辛娃應  
改依謀殺幼孩之案如有將十歲以下幼孩逞忿謀  
殺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事犯到官在光緒十一年

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謀殺幼孩罪干斬決毋庸查辦該督疏稱云



雲南司 光緒十二年

查例載圖財人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首犯擬斬立決等語此案李二狗因劉海甲借宿伊家見其色裏沉重起意圖財約同何應祥將其殺斃業已得財自應照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李二狗合依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首犯斬立決例擬斬立決事犯到官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招解在後毋庸查辦該撫疏稱業當雖未同謀事前既不阻止事後得財亦不首報應比照不行而

分贓者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擬寔發雲  
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解配杖一百折責安置事犯  
到官亦在

恩旨以前係謀殺案內不行而分贓擬軍應不准緩減鄉  
約李萬春前雖失察嗣經查明隨同差役獲犯應免  
置議已獲贓物給主具領未獲贓物均亦亦貧無從  
著追屍棺飭埋等語業當仍照名例以極邊足四千  
里為限餘如所題辦理該撫又稱何應祥聽從圖財  
下手加功例與首犯同干斬決惟其胞弟何應祿因

鄉約查問據寔告知情同自首得免所因應仍照謀  
殺問擬何應祥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律擬絞  
監候秋處決何應祥係何應祥胞弟事後知情律得  
容隱乃因查問據寔告知寔屬干名犯義應照告期  
親尊長得寔杖一百律擬杖一百等語查何應祥之  
弟何應祿經鄉約查問據寔告知雖惟同自首惟並  
未携贓投報例不准以自首論該撫將何應祥得免  
所因照謀殺人而從加功律擬絞引斷殊未允協至  
何應祿將伊兄何應祥聽從圖財謀殺劉海甲身死

情由向鄉約告知係因被其訪聞盤詰所致既未赴  
官呈告即與干名犯義之律不符該撫將何薦祿依  
告期親尊長得寔律擬杖亦屬錯誤罪名出入攸關  
呂部碍難率覆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該撫又稱此案係該州訪聞獲犯究辦

河南司 光緒十二年

查行刦庫存餉銀並強刦衙署得贓罪應斬梟之郭  
六申東妮馬芳蕢徐四李二小韋二斐業經該撫於  
審明後照章就地正法傳首示衆應毋庸議仍令彙  
案具奏黃四瞎子聽從強刦衙署得贓罪干斬梟於  
另案在狎病斃應戮屍梟示侯二等應如所咨辦理  
並令飭緝逸犯劉得安等務獲究辦至錢鈺菴一犯  
該撫咨稱該犯聽從夥刦並未傷人聞拏投首雖贓  
未悉數投報與自首之例稍有未符第該犯於投首

後供獲夥盜申東妮一名應於未傷人夥盜聞拏投  
首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上酌加一等發  
往新疆酌撥種地當差等語查強盜打劫倉庫及干  
係城池衙門罪犯深重首夥各犯例均不准自首今  
錢鈺養聽從行劫衙署並鹽廠各一次復爬越城池  
夥劫庫內餉銀一次計贓至四千餘兩之多該犯分  
得寶銀四定寔屬罪犯深重即使聞拿投首所分贓  
銀悉數投報亦在不准自首之列至夥盜供獲夥盜  
在尋常盜劫之案亦應照章改擬斬候況該犯兩犯



斬梟一犯斬決情罪重大自首尚且不准豈得因供  
獲夥盜遽可量從末減該撫將錢鈺眷於未傷人夥  
盜聞拏投首軍罪上加等擬遣殊屬錯誤罪名出入  
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例案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至文職應否免叅及應行開叅並議  
叙文武各職名事隸吏兵二部該撫既經分咨應聽  
吏兵二部核辦仍知照吏兵二部可也



奉天司光緒十四年

查李玉珍糾邀蒙古巴彥圖偷竊大馬十二匹比照  
盜牛十隻以上例應擬流惟經伊胞兄李七十六查  
知訪獲送官即與自首無異律得免罪李長祿明知  
族弟李玉珍犯竊窩藏在家居住復聽許財物縱令  
脫逃惟僅係口許並未收受亦未議定數目與受財故  
縱者不同自應照藏匿罪人律減等問擬該將軍置  
犯兄首告於不問仍將李玉珍擬以滿流並將李長  
祿於滿流罪上減為流二千里均屬錯誤應即更正

李玉珍應改依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若於法  
得相容隱之親屬為首聽如罪人身自首法律免其  
所得流罪並免刺字交該地方官嚴加管束其未獲  
贓馬六匹仍著落該犯名下照數追賠李長碌應於  
知人犯罪藏匿在家指令隱匿他所者減罪人一等  
律於李玉珍滿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正  
犯無服之親應再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該將  
軍將李玉珍李長碌擬流之處應毋庸議餘如所咨  
辦理仍令照例彙題並飭緝逸犯巴彥圖務獲究辦

相應容覆該將軍可也

名例律下

犯罪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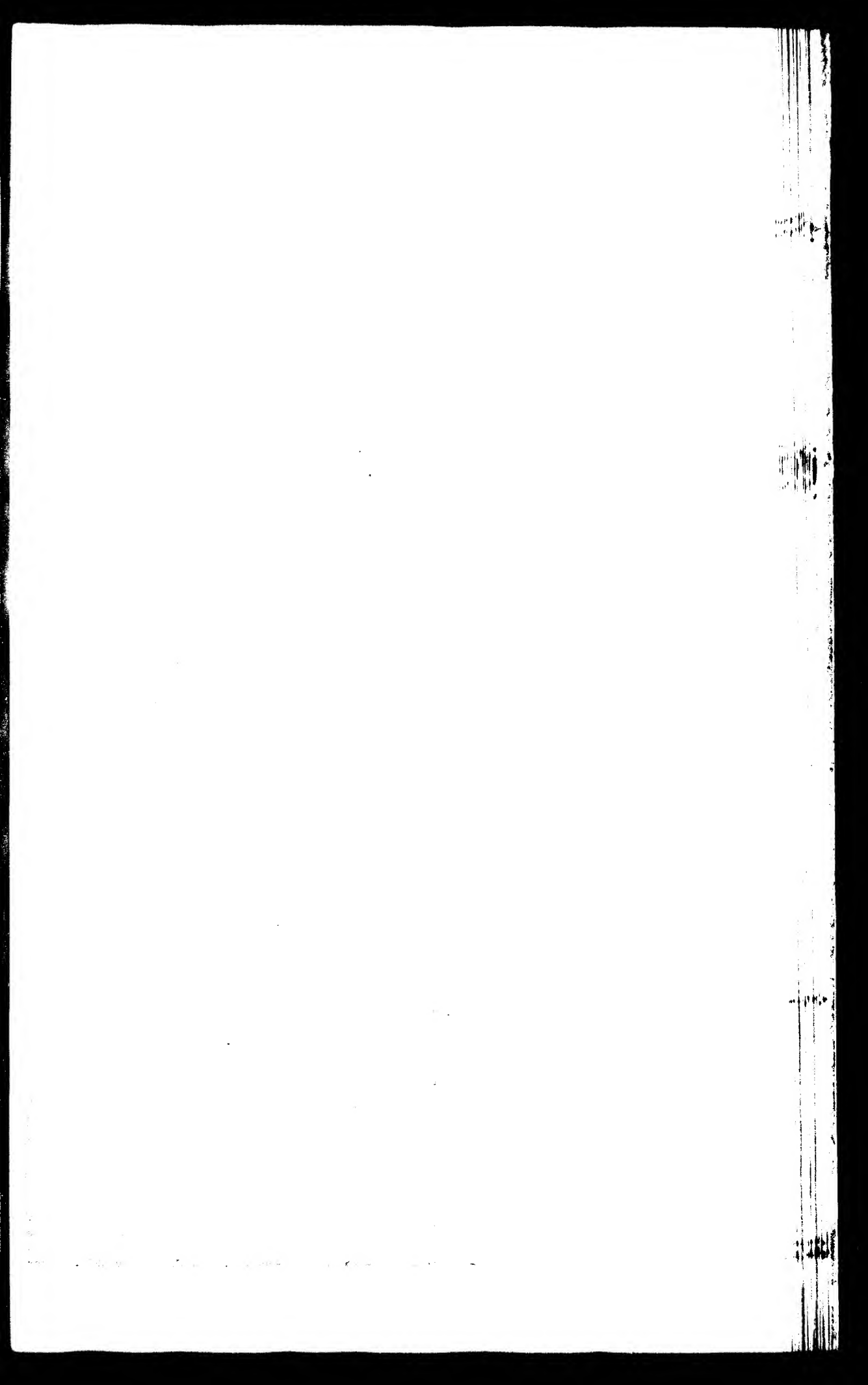
奉天司 光緒十四年

本部查強竊盜人財物知人欲告於事主處首還減  
罪二等之律係指所犯之事將發未發自知悔罪將  
贓首送者而言至事已發覺聞拏投首即不得照減  
罪二等之律科斷今鄭幅聽從楊興搶奪董殿榮錢  
物業經事主報明鄉約拏獲盤問始行承認將贓設  
法賠償微特與知人欲告於事主處首還者不符亦  
且與聞拏投首者有間洵如該府所云該犯之賠贓  
由於認搶認搶由於被獲盤詰實偏處此欲諱不能

不惟未獲之先原無悔過之心即被獲之後亦毫無  
自言首服情狀該道謂其一經盤獲即於事主處將  
贓錢如數賠還應照律減科並以該犯如准減徒於  
原擬不分首從充軍罪名有關出入仍請監候待質  
均屬誤會例意惟詳核此案情節該犯搶奪董殿榮  
錢物被獲如果事主必欲送官究治則該犯總須辦  
罪豈肯甘心設法賠贓既已將贓如數賠還則其事  
應已寢息鄉約李文舉何以復欲送究該犯又何所  
畏懼必於夜間潛逃且董殿榮因贓已追回並未呈



報何至事隔四年之久復經捕盜外委將該犯訪獲  
到案其為李文舉私和搶案藉此向該犯勒索謝錢  
因其脫逃所求不遂暗地偵伺向捕官處送信指拏  
意圖洩忿事屬顯然况該犯所賄賍錢已非原物果  
係全數繳出抑止將所分者給還亦未據聲叙明晰  
尤難保無不實不盡情事承審之員於案中緊要關  
鍵並未詳細訊明率憑該犯等含混之詞據以定讞  
聽候部議本部亦何能懸揣而知徑行擬斷應令該  
督提集人犯研鞠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可也



河南司 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在監軍犯如有因變逸出自行投歸者照原  
犯罪名減一等發落又查同治五年間本部核覆貴  
州省安置軍犯楊新隴先犯棍徒擾害充軍在配因  
逆匪竄擾逃往各處躲避克復後仍回配所自行投  
案尚知畏法將楊新隴援案減徒等因在案此案在  
配軍犯劉川幅因藉團滋事兇惡棍徒例擬軍配  
逃被獲調發極邊烟瘴充軍咨解來滇安置在配恭  
逢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並光緒元年正月二十

等日歷次

恩詔 不准援免該撫以該犯到配時滇省軍務方殷該州  
遍地皆賊嗣因被賊衝散復自回歸在配守法迄今  
二十年從前軍書旁午善後紛繁是以均未辦理現  
復恭逢

恩赦

應否准其查辦咨部核覆等因 本部查軍犯劉川

幅在配被賊衝散復自回歸是其尚知守法不敢遠  
颺核與歷辦成案相符自應援案比例問擬應如該  
撫所咨劉川幅應比依在監軍犯因變逸出自行投

歸者照原犯罪名減一等發落例於原犯軍罪上減  
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恭逢光緒七年五月十四日  
並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詔 毋庸再為累減復逢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 所減徒罪應准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相應咨  
覆該撫並知照河南巡撫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七年

查例載聚眾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  
已成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監候至因夥眾搶奪婦女  
拒捕殺人並未幫毆首從各犯仍分別已未搶獲婦  
女本例問擬又未傷人之首盜聞拏投首寔發雲貴  
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此案董振得糾邀在逃  
之劉大等強搶民婦呂張氏已成劉大等各用槍刀  
拒殺氏翁呂得富並遺火延燒房屋該犯聞拏帶同  
呂張氏投首前據該督以逸犯劉大等拒捕殺人之

時該犯董振得已先逃逸並未在場喝令拒捕被搶之張氏未被姦污將董振得比依未傷人之首盜聞拏投首例擬軍劉二聽從幫搶畏懼落後搶出後擁護同逃並未同搶於夥搶婦女已成為從絞罪上量減擬流董振得據供拒捕殺人並未在場質之屍子呂長廣供亦相同毋庸待質等因經臣部詳核案情董振得所供拒捕殺人並未在場恐係捏詞避就劉二亦難保無幫同架拉情事駁令研鞫妥擬去後茲據該督遵照所駁各節逐層研訊董振得寔未在场



拒捕劉二被逼勉從中途畏懼不行並無幫同擁護嚇逼情事實之屍子呂長廣及被搶之呂張氏供俱相符聲明董振得所搶呂張氏尚未姦污即行帶同投首尚有悔罪之心向辦搶奪婦女罪應斬決之首犯聞拏投首比照強盜投首之例減等科斷並以劉二僅止被逼勉從中途畏懼不行迨見董振得搶抱呂張氏逃出村外即行隨同逃散訊無幫同擁護嚇逼情事若仍照為從一律問擬絞候未免無所區別將該犯等仍照原擬分別減等擬以軍流董振得照

例監候待質具題 臣等復加查核既據覆訊明確情  
罪尚屬相符應如該督所題董振得合比依未傷人  
之首盜聞拏投首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  
擬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以足四千里為  
限犯係自首免其刺字所供並無喝令拒捕殺人係  
一面之詞照例監候待質俟限滿逸犯有無弋獲再  
行分別辦理劉二即劉本義應依夥眾搶奪婦女為  
從絞監候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該犯  
等事犯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十五年三月十六

並十六年三月二十二等日

恩詔

以前董振得係聚衆搶奪婦女比依未傷人之首盜  
聞拏投首擬軍劉二係為從畏懼不行量減擬流情  
節較重均不准其減免董振得仍監候待質劉二即  
行定地發配至配折責安置該督疏稱張進學云  
云



奉天司 道光十九年

本部查共毆案內原謀問擬流徒之例原以其謀毆而毆斃人命故特嚴治罪之條若因謀毆而臨時另釀放火重情如糾毆之犯先行起意及雖非起意而曾經隨同預謀自應究明確情按例分別治罪若並無起意及預謀放火情事而被糾之人臨時放火則非本犯意料所及與糾毆而被糾之人毆斃人命事在意料之中應從嚴治罪者迥不相同是以例無科罪之條該侍郎乃因王果泳一案議及此等糾毆人

犯例無治罪明文咨請部示殊未細繹例意第詳核  
此案情節王果泳糾邀張六麻子等往向田成幅尋  
毆當張六麻子喝令夥犯放火時該犯既經在場即  
難保無起意及預謀情事自應嚴拏各犯到案以憑  
質証而該犯等所糾四五十人現僅張六麻子等三  
犯供出姓名餘均稱係不知姓名之人顯係慮及供  
明獲案質証因而匿不供吐該侍郎於案內此等情  
節並不嚴切查究率據該犯一人狡飾之詞遽行定  
讞殊非核寔之道且就現在供情而論王果泳糾毆

致斃非其所欲謀毆之人固罪止擬徒惟該犯將田  
成幅捆縛送官捏稟其致斃人命即與誣告無異自  
應從重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流加徒該侍郎率  
免其坐誣僅照糾毆本例擬徒亦屬曲予開脫供情  
既不確鑿引斷又未允協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侍  
郎另行遴委賢員嚴究確情並嚴飭勒緝逸犯到案  
質証明確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浙江司 道光十九年

本部查張雅烈首先造謀放火按律應以為首科罪  
即謂被燒之陳天慶等家係由夥犯指出與造意放  
火而又先行指定所往之首犯稍有不同第盜刦之  
案例於指出事主姓名行刦道路之引線不過與盜  
首一體科斷並不以寬盜首之罪則放火案內被燒  
事主即由夥犯指出亦不能將造謀之首犯曲從寬  
減可以隅反所有此案首從各犯應令該撫詳繹例  
意作速妥議報部再行核辦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直隸司道光十九年

奉

祁大人諭枷號減等殊不劃一交館議覆職等查例載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又律載共犯罪以造意者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又旂人罪犯免發遣分別枷號每等遞加五日又例載軍犯在配復犯徒罪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於配所枷號一個月每等遞加五日又私人圍場偷採菜蔬

初犯加號一個月再犯枷號兩個月三犯枷號三個月為從各減一等其枷號三個月兩個月者遞減一個月枷號一個月者減為二十日各等語參譯律例犯罪免發遣及軍配復犯徒罪枷號俱每等遞加五日言加而不言減則每等亦遞減五日可知非私入園場偷採菜蔬初犯枷號一個月再犯三犯均係遞加一個月故為從減等亦得減一個月此係專條並非通例其餘枷號加減俱以五日為一等曰例無明文間有誤會以一月為減一等者辦理未歸劃一輕重

每歧失序即如賭博一條凡賭博者俱枷號兩個  
月杖一百聚賭抽頭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是窩  
賭抽頭之罪重於賭博若將為從者減為枷號兩個  
月杖九十是窩賭抽頭為從罪及輕於賭博恐無是  
理惟止減枷號五日方於情法兩得其平今順天府  
尹直隸總督題咨二案或減五日或減一個月辦理  
已屬兩歧一省如此恐他省亦屬不免應請傳知各  
司嗣後辦理枷號各案除本例載明首從等犯應如  
何加減者仍照本例辦理外其餘一切案件無論首

犯枷號月日多寡為從之犯均於首犯加罪上量減  
五日倘外省報部之案辦理兩歧即由各該司逐案  
查改以昭畫一所有韓五等二案並請交司一體照  
辦是否仍候

鈞定

山西司光緒十四年

刑部查律載知人犯罪事發官司差人追喚而將犯罪之人藏匿在家不行捕告指令隱匿他所者減罪人所犯罪一等等語此案宋尚青因蒙古丹弼章禪行竊逾貫擬絞由禁所脫逃至該犯家內求救伊家雇工喇嘛那嘎那亦代為央求該犯並不捕告輒令那嘎那將丹弼章禪身帶鐐銬毀壞放令逃走雖無得賄情事究屬藏匿罪人自應按律問擬宋尚青除私毀刑具輕罪不議外合依知人犯罪事發官司差

人追喚將犯罪之人藏匿在家不行捕告指令隱匿  
他所者減罪人所犯罪一等律於丹弼章禪絞罪上  
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光緒十一  
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係知情藏匿縱放罪人減等擬流正犯題明在  
不准減等之列該犯亦應不准援減喇嘛那嘎那係  
宋尚青家雇工聽從宋尚青將罪犯丹弼章禪身帶  
刑具毀壞係屬為從按一家共犯律內僅言止坐尊  
長並無家長與雇工共犯明文惟查律例輯註云家



人共犯獨坐家長自應獨坐宋尚青家長之罪將喇  
嘛那嘎那免其置議

名例律下

共犯罪分首從



山東司 光緒十五年

查律載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以首從論又  
例載親屬相盜殺傷之案無服尊長搶奪卑幼財物  
殺傷卑幼者各就服制中殺傷卑幼及同姓親屬相  
毆並親屬相盜各本律相比從其重者論又律載同  
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又故殺者斬監候各  
等語此案李小仔糾同馬洪等搶奪無服族姪李順  
仔羊隻該犯被李順仔追及揪住喊捕情急用石塊  
小刀毆扎致傷李順仔倒地復因李順仔滾罵聲言

名例律下

共犯罪分首從

傷痊指名控究該犯頓起殺機輒用小刀疊扎致傷  
李順仔立時身死寔屬故殺雖係搶奪拒斃事主但  
李順仔係該犯無服族姪平日並無周恤非凡人搶  
奪拒殺可比應按其傷罪與盜罪相比從重定擬該  
犯搶奪羊隻按盜罪止擬杖自應按照故殺律從重  
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李小仔即李銓羸仔除搶奪卑  
幼財物比依恐嚇取財計贓罪止擬杖輕罪不議外  
合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故殺者斬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事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以前係故殺擬斬應不准援免該撫疏稱馬洪聽糾搶奪當李小仔拒殺李順仔時該犯業已先逃並未目擊雖結夥已至三人首犯持有器械惟李小仔既照無服親屬殺傷之律定擬並不以凡人搶奪拒殺科罪若將該犯依聚衆三人持械搶奪為從例擬遣改軍首從罪名似覺兩歧自應扣除親屬分別人數按例問擬馬洪合依搶奪之案結夥僅止二人但有持械威嚇事主情事從犯擬流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共犯罪首從罪名各別應各以首從論律

有明文今馬洪與在逃之馬三聽從李小仔糾邀搶奪拒殺李順仔身死李小仔因係李順仔無服尊長其糾夥搶奪卑幼財物被追獨自將卑幼殺死例應以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照凡人故殺律擬斬不以凡人搶奪拒殺科斷至該犯既經聽從持械搶奪結夥已至三人雖於李小仔拒殺李順仔之時該犯業已先逃並未在場動手亦應按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以首從論之律將該犯依聚衆三人持械搶奪為從例問擬該撫舍專條於不論率以首從

罪名兩歧應扣除親屬將該犯依搶奪結夥僅止二人持械威嚇事主從犯例擬流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馬洪應改依搶奪之案聚衆三人以上持械為從在場並未動手例發遣新疆為奴仍照例改發極邊烟瘴充軍以足四千里為限左面刺搶奪右面刺改發各二字到配後鎖帶鉄杆石礮二年事犯亦在以前係聚衆持械搶奪為從擬遣改軍應不准援免該撫又稱不能禁子為匪之犯父李中貞云等語查犯父李中貞與失察牌甲事犯亦在

恩詔

恩詔以前均免傳責餘如所題完結並令飭緝逸賊馬三

務獲究報該撫又稱云云



貴州司 道光十九年

臣等查有關人命擬絞各犯脫逃二三年後就獲改  
為立決之例係指情重者而言例內均各載有專條  
其條款內所未載者即係尋常命案應照本例擬以  
監候至刁徒訛詐釀命之例雖在纂定條款以後惟  
細核情節其空言嚇詐初意止圖得贓自盡寔非意  
料既與扶讐污蔑有心陷害者不同亦與衙役倚勢  
肆意滋擾者有間至捏造姦贓扶讐污蔑致被誣之  
人自盡及衙役索詐斃命情節均重秋審概入情實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如脫逃年久就獲例應改為立決而刁徒訛詐釀命  
之案秋審時例應分別情節定擬並非概行入寔其  
脫逃年久例內亦無加等明文自應仍照本例擬以  
監候未便遽行加重所有呂瑞淋一犯仍應入於秋  
審辦理該撫聲請比例加擬立決之處應毋庸議再

該撫疏稱云

云

安徽司道光二十六年

查例載凡有閔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三年後就獲如謀殺故殺及拒捕殺人等類情重之犯律稽顯戮者各依原犯科條應監候者俱改為立決等語本部查例有年限之案自應扣足年分方昭核實茲據該撫以該省現有胡林放銃拒殺捕人一案該犯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犯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經廣東省拿獲解皖為期未及二年與脫逃二三年後改拟立決之例未符惟查嘉慶

八年江蘇司議覆賊犯王二一案係於嘉慶五年七月十二日拒殺事主如果當時被獲應入六年秋審該犯於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始經破案於八年二月具題已越六七兩年秋審將王二改拟立決核與現在胡林之案相符但係遠年成案未奉通行引斷恐致出入咨請部示等因本部查王二一案並未通行各省有案未便援引復查例內二三年後雖屬約舉之詞惟既載有後字自應以扣足二年為準其三年字樣不過連及之文若以三年為不必扣足遂併二

年為亦不必扣足不特與後字之義未符且例內二  
三年字樣幾成贅設總之定例既有明文必須核實  
辦理方足以昭遵守如此條例內既有二三年後字  
樣自應計其脫逃至被獲日期已足二年方可照例  
改擬立決若未經扣足二年即所少日期無幾究與  
定例未符應即照原犯罪名定擬縱有本犯情節較  
重或到案後任意狡展以致定案稽延時日者亦祇  
可就案酌量照原犯監候罪名請

旨即行正法未便輒行改擬立決致滋出入再該撫咨稱

例內所載二年應否連閏核計等語本部查歷來辦理章程如監候待質人犯限年保釋及新疆官犯年滿奏請等項均向不計閏且此例既有二三年字樣自應毋庸連閏核計以符例意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四川司 咸豐八年

本部查正犯在逃從犯應否監候待質總以現獲之  
犯人數多少為斷今王老五陳家丙陳茂順與在逃  
之譚長受共毆梅洪中身死業經拏獲三人僅有一  
人在逃自應訊明定擬未便率行監候待質且該犯  
等係四人毆斃一人其應抵人犯是否係在逃之人  
抑或在現獲三人之內原難臆斷惟此三人中在正  
犯固不免狡供避就而在餘犯則無避就之處乃必  
通同狡供將正犯推于在逃身上自取監禁似非情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理況自來罪犯狡供何案蔑有全在承審官虛衷推  
鞠隔別研求冀無枉縱若因有一犯未獲概將全案  
多人濫禁囹圄草率定讞殊非矜恤之道該督將王  
老五等擬杖監禁待覈核與定例不符本部碍難率  
覆應令該督提犯親訊務得確情妥擬報部到日再  
議



浙江司 同治七年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又故殺者  
斬監候又例載凡有關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  
三年後就獲如謀故殺情重之犯偉稽顯戮者合依  
原犯科條應監候者俱改為立決各等語此案潘河  
青因無服族兄潘丙榮私收公共祖穀屢向索討潘  
丙榮稱有墊帳延約不還嗣潘河青查詢有無帳目  
潘丙榮生氣斥罵潘河青回詈潘丙榮携厨刀向砍  
潘河青奪刀將其砍劃致傷倒地潘丙榮牽及潘河

青父母辱罵並稱日後報復潘河青一時忿恨頓起  
殺機隨用刀將潘丙榮迭砍致傷越日身死該撫將  
潘河青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故殺者  
斬監候律擬斬監候並聲稱潘河青於五年十月就  
獲已在二年之後照例應改立決惟查情重擬斬人  
犯改擬立決之例係因其潛竄稽誅已越秋審例限  
一二次不等是以一經弋獲決不待時浙省於同治  
三年克復命盜各案奏明於四年十一月開解五年  
以前並未辦理秋審該犯事犯在省城未復以前即

使早經獲案其時亦無從定罪解勘現於開解以從甫及一年即已弋獲尚未逾秋審例限一二次之久似覺稍有區別應否仍照律擬斬監候入於來年秋審情實辦理聽候部議等語臣等查有關人命應擬斬絞情重各犯脫逃日久就獲應否改擬立決總以被獲之時距該犯犯事脫逃之日是否已逾二三年為斷立法之意雖因該犯脫逃稽誅已逾秋審例限故特立置重與以昭懲創惟既經酌定二三年期限載入例內則凡脫逃就獲已在二年以外即與改擬

立決之例相符自不得將此等人犯復行歸入秋審  
辦理致涉牽混今潘河青於同治二年十二月故殺  
無服族兄潘丙榮越日身死脫逃至五年十月被獲  
已在二年以外係在情重應改立決條款之列自應  
將該犯照例改擬立決該撫以該省五年以前並未  
辦理秋審遂將應擬立決人犯因其弋獲在該省開  
解後甫及一年尚未逾秋審例限仍照犯該監候之  
例入於秋審辦理設遇有停勾年分及各該省因事  
故停辦秋審即將此等人犯一體免其立決不特與

未經脫逃之犯無所區別且與定例顯相齟齬應請  
將該犯潘河青照該撫所題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  
至死以凡論故殺者斬律擬斬監候仍照斬犯脫逃  
二年後就獲如故殺情重之犯應監候者改為立決  
例改為擬斬立決所有該撫聲請將該犯入於來年  
審情實辦理之處應無庸議



河南司

同治十一年

查例載竊盜被追拒捕殺人為從幫毆刃傷者絞監候又有關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三年後就獲如拒捕殺人等類情重之犯倖稽顯戮者各依原犯科條應監候者改為立決尋常命案仍照本律本例擬以監候各等語此案聶清儉於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糾同陳季弼等行竊事主劉天來家幫同陳季弼拒殺劉天來之父劉士英身死逃逸先據該撫將陳季弼審依竊盜夥賊携贓先遁後逃之賊被追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拒捕殺人者首犯斬例擬斬監候已入同治十一年  
秋審在案茲據該撫咨稱緝獲聶清儉到案訊認不  
諱應照竊盜拒捕殺人為從幫毆刃傷例擬絞監候  
如果當時被獲應入八年秋審情實乃脫逃至同治  
十年七月二十一日緝獲在逃三年有餘應否照例  
改為立決抑仍照尋常命案擬絞人犯辦理之處咨  
部核覆等因 本部查有關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  
逃二三年後就獲依原犯科條改為立決之例係指  
謀故殺及拒捕殺人等項情重者而言例載各條分



晰甚明若所犯不在條款應行改擬之列即未便例  
外加重概擬立決致涉苛刻溯查竊盜拒捕殺人為  
從幫毆之犯從前原係遣罪乾隆四十六年始行改  
為絞候本不在情重之列是以由監候改為立決款  
內並未載有此條司讞者自應按照定例辦理庶無  
歧誤今該犯聶清儉糾同陳季弼等行竊事主劉天  
來家被劉天來等驚覺起捕於陳季弼被獲拒殺事  
主劉士英之時聽從幫同用刀拒傷劉士英腦後等  
處是該犯係竊盜拒捕殺人為從幫毆刃傷例止問

擬絞候雖在逃三年有餘核與拒捕殺人為首情重  
之犯不同如謂該犯已將事主幫同拒殺較之僅止  
刃傷未死者情節為重不知拒捕殺人為從與謀殺  
下手加功均係有關人命其情罪亦大畧相等例內  
止有謀殺人造意者由斬監候改為立決其謀殺為  
從加功擬絞之犯並無因脫逃二三年後就獲亦應  
改為立決明文則因竊拒捕殺人為從不應較謀殺  
為從者科罪獨嚴況此案拒殺事主為首之陳季弼  
現入本年秋審情實辦理尚未正法若將該犯改擬

立決是從犯罪名反較首犯為重亦不足以昭平允  
該犯所犯既不在改為立決條款之列自應仍照尋  
常命案本例擬以監候以符例意應令該撫速飭審  
明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山西司 同治十二年

查例載監候待質人犯強盜案件不應寬釋又道光元年據直隸總督咨待質遣犯曹七羈禁十年恭逢大赦應否查辦一業經本部以曹七係情有可原免死盜犯因首犯未獲監候待質本與尋常軍流人犯不同雖監禁已逾十年未便准予一體查辦若因首犯未獲竟使羈囚沒世亦非仰體

皇仁之道議將此項人犯于軍流例限上酌加十年擬俟監禁二十年後再行查辦等因通行在案此案王駒

仔因聽從逸盜傅作壞行竊臨時行強拒傷事主龐  
馬氏等平復該犯供稱在外接贓並無入室情事係  
屬情有可原將該犯王駒仔依強盜免死減遣例發  
新疆給官兵為奴惟正盜傅作壞在逃未獲無從質  
訊該犯所供難保非避重就輕照例監候待質俟緝  
獲傅作壞到案質訊明確再行辦理該犯恭逢道光  
三十年正月二十六並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九等因  
恩詔均不准查辦等因各在案茲據該撫以王駒仔自道光  
二十一年十二月奉文監禁起至今已逾二十年之

限可否定地發配咨部核辦等因 本部查王駒仔  
因聽從行劫在外接贓依強盜免死減等發遣例擬  
發新疆因首犯未獲監候待質該犯原犯係強盜免  
死例無監禁年限及准予查辦明文惟該犯曾逢

大赦據該撫查明監禁已逾二十年核與曹七案內本部

酌議監禁二十年准予查辦章程相符該犯復逢同治  
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係強盜免死減等擬遣不准援減應令該撫將王駒  
仔即行發配仍嚴緝逸盜傳作壞等務獲究辦相應

容覆該撫可也



奉天司 光緒八年

查律載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斬  
監候又例載有閔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三年  
後就獲如謀殺等類情重之犯倖稽顯戮原犯應監  
候者改為立決各等語此案初姜氏因與劉保通姦  
被本夫初克顯撞破毆責輒起意商同劉保將初克  
顯謀殺身死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督等所題初姜  
氏合依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律擬凌  
遲處死劉保合依姦夫斬律擬斬監候惟該犯劉保

於光緒三年九月犯事至七年閏七月已越四年始行  
破案雖非事發在逃究屬倖稽顯戮該犯因姦聽從  
謀殺本夫情罪綦重應照有闕人命斬犯脫逃二三  
年後就獲例改為立決該督等疏稱屍女云當云

江蘇司 光緒九年

查劉養年因妻張氏與周禾通姦同逃該犯尋見周禾逃逸即將伊妻張氏砍戮身死查拐所與姦所無異該撫將劉養年依本夫姦所獲姦登時將姦婦殺死本夫杖八十例擬杖八十應如所咨辦理至姦夫周禾雖在逃未獲惟已據屍父張步林等供明姦情屬實其張氏與周禾同逃又經本夫劉養年跟踪追獲因周禾當時逃逸將張氏砍戮致斃是周禾姦拐張氏同逃供証已屬確鑿無虞避就自毋庸將劉養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年監候待質應俟緝獲周禾到官時再行傳訊該撫  
聲稱將劉養年照例監禁待質之處應毋庸議餘如  
所咨完結並令飭緝逸犯周禾務獲究辦相應咨覆  
該撫可也

河南司 光緒九年

查光緒四年三月間本部議覆御史張道淵奏各直  
省年荒清理庶獄將監候待質人犯酌減年限原係  
一時權宜並非著為常例嗣於六年五月間核覆山  
東省咨許才聽從誑騙計贓為從減等擬徒援照通  
行減半待質案內經本部以直隸山西河南三省雨  
澤業經霑足所有各省辦理監候待質案件原擬遣  
軍流徒等罪自應仍遵照例定年限待質毋庸再援  
變通章程等因通行各省查照畫一辦理在案此案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張運因聽從行竊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辮以致誤傷事主於死罪上減一等擬軍因首犯在逃原擬照新章核減年限監候待質雖尚在未復定例以前惟既經通行仍遵例定年限自未便再援核減章程今該撫並未查照通行聲稱該犯張運自光緒六年三月十三日奉准部覆之日起扣至八年九月十三日二年半限滿逸賊未獲請即定地發配係屬錯誤應即更正張運應仍照定例自奉准部覆之日起監候待質俟扣滿十年逸犯有無弋獲再行

咨部核辦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本部查王復有與四齡幼女宋煥兒之母宋初氏通姦該犯先供認因宋煥兒尿炕踢毆致傷身死該省依威力制縛致死律擬絞於同治九年咨部迨經駁令覆審該犯又供認因宋初氏嫌伊供給錢少相待冷淡起意將宋煥兒致死洩忿該省改照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例問擬斬決於同治十二年到部因情罪未符復經駁審該犯頓翻前供顯係因宋初氏等查傳無跡飾詞諉卸乃延宕十餘年之久忽謂該犯或

因宋煥兒尿炕或因與宋初氏爭毆誤踢致斃請將  
該犯援

赦免  
罪統核前後情節該犯既無確實供詞即不能定為  
何項罪名按該犯初供而論亦當照咸豐元年通行  
以奉准部覆之日另扣年限待質方與向章相符况  
該犯二次所供各節係屬因姦謀殺幼孩罪干斬梟  
非特為

赦典  
所不原亦較通行內稱所避罪名秋審入實應待質  
二十年者仍覺情重法輕承審各員並不認真推究

輒兩可其詞含糊完案殊非核實辦公之道本部礙  
難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研訊確情詳查例案妥擬  
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因姦致翁父被殺之案情罪綦重必須嚴究  
確情分別按律科斷不得因正犯駁回覆審乘亂潛  
逃無獲率將應擬重辟之犯因監禁多年遽請取保  
候質致乖刑章此案趙姜氏係已死趙平之妻趙汰  
係趙平胞兄趙汶海趙汶江均係其子趙張氏係趙  
汶海之妻楊趙氏係趙平出嫁之女均各同居趙汰  
乘伊弟趙平外出與趙姜氏成姦趙平素好之鄭甸  
沅與房戶王二機匠亦先後與趙張氏楊趙氏通姦

嗣鄭旬沅與趙張氏續舊被趙平瞥見鄭旬沅當即  
脫逃趙平向趙張氏訓責趙張氏以楊趙氏亦與鄭  
旬沅王二機匠有姦之言聲揚趙平忿激將趙張氏  
楊趙氏一併毆罵欲行致死楊趙氏等躲避趙姜氏  
因恐己身姦情敗露將趙汰趙汶海趙汶江找回迷  
知趙平聞姦罵鬧緣由商免趙汰將趙平活埋趙汶  
海趙汶江被逼勉從至夜趙汰令趙汶海往糾鄭旬  
沅王二機匠並趙張氏之兄張才來家告知謀情鄭  
旬沅等均各允從趙汰進屋揪住趙平髮辮按倒喝

令鄭旬沅等用繩綁縛趙平喊嚷趙汰用棉花堵塞其口一同抬出掘坑掩埋趙汶海趙汶江在旁站立均未動手經該廳獲犯訊供不諱將趙姜氏依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律凌遲處死趙汰依姦夫律擬斬監候趙汶海趙汶江依謀殺父已行不問已傷未傷預謀之子不分首從律均擬斬立決趙張氏楊趙氏依子犯姦父母並未縱容被人謀殺例均擬絞立決解省覆勘因趙汶海等供詞翻異駁回覆審趙張氏楊趙氏留省監候嗣於光緒元年正月五月因廳獄

兩次被刦焚毀衙署趙汰等四犯先後乘亂潛逃將  
趙張氏楊趙氏解廳監禁該將軍以逸犯未獲復訊  
該犯婦等堅供並無與人通姦之事以前供認姦情  
實因被人捏報畏刑妄招案已多年更無証佐未便  
過事刑求致滋誣枉若仍監禁候質逸犯獲日無期  
該犯婦等苦羈囹圄已十餘年擬將該犯婦趙張氏  
楊趙氏暫發妥保候在逃正犯弋獲再行歸案環質  
辦理等因咨部 本部查此案趙張氏楊趙氏先據  
該廳訊係趙平之媳女各與鄭甸沅王二機匠通姦



嗣因趙平查知罵鬧被伊姑趙姜氏商同夫伯趙汰  
及鄭甸沅等活埋身死如果屬實是該犯等因姦致  
翁父被殺按例均罪應絞決業經錄供解勘即屬已  
定罪名之犯豈有因案經多年犯供翻異遽請率行  
保釋之理若謂該氏等委無與鄭甸沅等通姦情事  
寔因畏刑妄招所致則原審官故入人罪有干重譴  
更未便置之不議究竟鄭甸沅王二機匠當日曾否  
到案訊有供詞現在逃往何處是否可以拘獲其趙  
平被殺是否因姦起衅屍身何至遺失無存均為案

內緊要情節承審各員並未逐層研鞫率憑該犯婦  
一面狡飾之詞輒欲遷就完結殊非核實辦公之道  
罪名出入甚鉅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嚴  
訊確情分別按例妥擬並嚴緝逃犯趙姜氏等務獲  
究辦到日再議可也

山西司 光緒十年

查程估仔先因聽從逸犯郭三沅在途糾搶渠大章等銀兩並拒補事主該犯並未動手審依搶奪之案聚眾不及十人數在三人以上但經持械威嚇並傷事主為從在場並未動手例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僅獲該犯一名並無事主証佐指認所稱逃者為首恐係恃無質証避重就輕照例監候待質候逸犯能否弋獲再行照例辦理嗣該犯獨自越獄脫逃旋即被獲依犯罪囚禁在獄僅止一二人犯乘間踰牆脫逃

名例律下

犯罪事發在逃

並無預謀糾夥情事原犯軍流為首改為絞監候例  
入於秋審緩決事犯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恩旨暨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以前不准減免仍監候待質恭逢光緒七年二月十

九日欽奉

恩旨查辦緩決三次以上人犯減等經本部奏明俟待質  
期滿再行查辦等因各在案茲據該撫咨報該犯程  
信仔原擬遣罪自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准部覆之日起扣至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監

禁已滿十年逸犯郭三沅等迄未弋獲惟查軍流越  
獄加等擬絞緩決人犯按歷屆減等章程應照原犯  
罪名加等減發該犯罪已至遣無可復加應仍按原  
擬三人以上持械搶奪為從例發遣新疆為奴改發  
極邊烟瘴充軍以足四千里為限到配後鎖帶鉄杆  
石礮二年逸犯郭三沅等仍令飭緝務獲究辦相應  
咨覆該撫並付知秋審處開除可也



山西司光緒十一年

查咸豐元年間本部核覆山東省咨馬德成被殺身  
死獲犯安三供詞游移未擬罪名監禁多年咨請部  
示案內酌議章程令各督撫將從前咨部展限未經  
聲明待質人犯迅即研訊確供按例定擬罪名即從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恭逢

恩詔之

日起限查明監禁已在十年以上按本部通行章程  
應監禁二十年之案酌減為待質十年分別核辦等  
因通行各省遵照在案此案王三與田俊李全仔李

五薛小老虎聽從馬狗仔糾竊共夥六人各携刀棍  
夜至事主郭嗣宗錢鋪門首田俊薛小老虎在外接  
贓王三與馬狗仔等撬門進鋪郭嗣宗驚起喊捕馬  
狗仔嚇禁聲張劫得銀錢衣物俵分王三旋被獲案  
訊供不諱嗣續獲馬狗仔李全仔到案供認糾竊臨  
時行強屬寔迨審擬解司翻供稱係被王三誣扳畏  
刑妄認寔無行劫郭嗣宗錢鋪情事質之王三亦翻  
異原供該署撫以若非閑緝逸盜田俊等到案質明  
難以定讞當經咨部展限馬狗仔李全仔先後在監



病故惟查王三於咸豐七年十月間被獲到案迄今  
二十餘年之久田俊等存亡未卜緝獲難期若再羈  
禁囹圄必致瘵斃情亦可憫檢查道光十七年四川  
獲犯易四等先供行竊事主証未確繼供搶奪及  
假差嚇詐亦無被詐之人定案時因供情游移監候  
待質嗣因監禁多年逸犯李大等仍未弋獲咨請部  
示將易四等保釋核與王三之案情節相同可否援  
案先行保釋俟拏獲田俊等再行傳質或仍行監禁  
待質之處咨部核示等因 本部查強盜監候待質

案件例不准寬釋如恭逢

恩赦向俱酌量待質二十年厯經遵辦有案今王三先經供認聽糾行竊臨時行強迨覆審頓翻前供咨部展限並未擬定罪名該犯監禁期內厯逢

大赦不准查辦第查此案王三於咸豐七年獲案監禁迄今已二十餘年設當時擬罪咨部查辦計期早可完結祇因闕緝逸盜田俊等未獲致該犯縲絏多年若仍照向辦章程以准咨之日另扣年限未免向隅查咸豐元年本部酌定章程凡咨部展限監禁年久人犯

恭逢

恩赦既得酌減年限今該犯恭逢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監禁已在十年以上衡情酌斷應照前次通行酌減  
為待質十年仍以接准部覆之日起限俟十年限滿  
逸盜田俊等有無弋獲再行分別辦理至所援四川  
省易四之案係在咸豐元年章程以前且非通行例  
不准引所有該署撫援案聲請保釋之處應毋庸議  
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湖廣司光緒十四年

查監候待質人犯向俱以咨准部覆之日起限至狡供不認咨部展限未定罪名之犯例無待質明文自道光三十年酌定變通章程如此項人犯恭逢

大赦核其所避條應元罪名秋審應入情寔者照免死盜犯之例待質二十年查明

赦前監禁已在十年以上應酌減為十年仍以咨准部覆起限歷經遵辦在案今胡惲行因總麻服叔胡合張與伊堂弟胡惲寶索欠爭鬧互相用刀砍戳致傷該

犯趙護點鎗放傷胡合張身死按例罪應擬斬秋審  
入寔該犯到案後狡不承認因要証未獲咨部展限  
並未擬定罪名該撫以胡輟行於同治三年六月獲  
案監禁期內恭逢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 查明該犯監禁已在十年以上酌減為待質十年核  
與通行章程相符應如所咨辦理惟該犯監禁後既  
未擬定罪名恭逢

恩赦 又未咨部核辦仍應照章以此次接准部覆之日起  
限俟十年限滿要証有無獲案再行分別辦理該撫

聲稱自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恭逢

大赦之日起扣至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十年限滿將胡  
行保釋之處係屬錯謬應無庸議餘如所咨完結相  
應咨覆該撫可也





山東司 光緒十二年

查例載搶竊等案為從監候待質人犯原擬遣罪已過十年該督撫查明咨部核覆照原擬罪名即行發配又乾隆三十七年本部酌議情重發遣人犯雖成篤疾仍應改發四省烟瘴充軍不准收贖等因通行在案此案張樂山因聽從王振興夥搶崔坦藍斤臨時因病不行事後分贓案內審依共謀為強盜夥犯臨時因病不行事後分贓例發新疆給官兵為奴照章改發極邊烟瘴充軍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到配

鎖帶鉄杆石礮二年據供係在逃因病折回並未同行上盜首犯王振興業已正法夥犯王來瀾等在此未獲恐有避就照例監禁俟續獲王來瀾等到案質明辦理該犯事犯到官在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以前不准援減監禁待質限內恭逢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恩旨並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暨七年五月十四十一年正月初四等日

詔詔不准減免仍應監禁待質在案茲據該撫以強盜案

件並無待質年限道光元年直隸省情有可厚監候  
待質盜犯曹七恭逢

大赦奉

部議將情有可原盜犯於遣軍流十年決配例上酌  
加十年又查光緒四年旱荒部議清理庶獄將待質  
人犯照例定年限減半聲明俟年穀順成仍照定例  
辦理該犯張樂山自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奉准  
部文監禁若照遣犯待質之例早逾十年之限歷次  
恭逢

恩詔現在年逾七十應否援案酌加監禁年限抑予查辦

收贖之處咨部示覆等因 本部查強盜供指逃犯  
為首恭逢

大赦酌量待質二十年查辦章程係指情有可原免死盜犯  
而言至共謀為盜臨時因病不行係屬尋常遣犯與  
從前舊例情有可原免死盜犯迥不相同該犯援引  
道光元年直隸省曹七之案係情有可原監候待質  
盜犯即光緒四年因旱荒議將待質人犯照例定年  
限減半原係一時權宜清理庶獄並非著為常例均  
與此案不符今張樂山因聽從王振興夥搶鹽斤臨

恩詔

時因病不行事後分贓照共謀為盜夥犯臨時因病  
不行事後分贓例擬遣改軍首犯業已正法夥犯王  
來鳳等在逃未獲監候待質恭逢歷次

不准減免該犯監禁待質已逾遣罪十年之限自應  
照原擬發配該犯雖年逾七十惟原犯係恭逢

大赦不准援免即係情罪較重之犯既有情重遣犯成篤

不准收贖通行可備該犯年逾七十與成篤事同一  
律自未便援例邊准收贖應令該撫將該犯張樂山  
查照改發四省烟瘴充軍通行即行定地發配該

撫聲稱應否援案酌加監禁年限抑予查辦收贖之  
處毋庸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山東司 光緒十二年

查審理案件如現獲之犯僅認輕罪將重罪諉諸在逃之人旁無証佐自應照例監候待質以杜狡避若首從各犯均已到案訊有確供即屬已定罪名自不得因正犯解審脱逃復行監禁致滋拖累此案劉李氏與劉泳得王五先後通姦王五妒姦起意高允該犯婦將劉泳得殺死計定乘便下手是夜該犯婦因病就醫外出未回王五復高允亦與該犯婦姦好之劉江亭將劉泳得誣呈該犯婦家飲酒乘其不防用

刀棍將其毆砍致傷身死報驗訊詳解府審勘行至中途王五乘間脫逃將該犯婦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擬流事犯

愚旨

以前聲明尚無挾嫌貪賄情事應准減徒因王五解審中途脫逃仍監候待質等因咨部 本部查劉李氏聽從王五謀殺劉泳得身死王五於到案時業將起意高謀致死及糾同劉江葶下手情形一一訊明並稱是夜劉李氏先經出外就醫未回是該犯婦所供未經在場加功已屬質証明確如謂縣訊初供或恐尚



有不寔不盡無論王五不肯自甘重辟代人脫卸罪名即該縣亦斷無取具游移供詞即行解府審勘之理該撫既因王五中途脫逃將取有確供之李氏仍擬監候待質已與定例不符乃於查辦減等時又稱訊明並無挾嫌貪賄情事准其減徒辦理尤屬兩歧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確情按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 光緒十二年

查咸豐元年間本部核覆山東省咨馬德成被殺身  
死獲犯安三供詞游移未擬罪名監禁多年咨請部  
示案內酌議章程令各督撫將從前咨部展限未經  
聲明待質人犯迅即研訊確供按例定擬罪名即從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恭逢

恩詔之

日起限查明監禁已在十年以上按本部通行章程  
將應待質人犯分別酌減年限等因通行各省遵照  
在案此案潘可武被控毆傷潘得興身死被獲到案

據供因弟潘正月拾取潘得興地內樹葉潘得興疑  
係偷竊谷禾用言查問潘正月分辯潘得興混罵撲  
毆潘正月用木耙扎毆致傷潘德興右臙肱等處倒  
地伊趕去查看潘德興在地牽罵伊接過木耙向潘  
得興毆打未傷等語核與屍親原報不符因屢緝潘  
正月未獲前經咨部展限茲據該前撫咨稱潘可武  
監禁已逾八年潘正月仍未弋獲恭逢光緒十一年  
正月初四日

恩旨

所避絞罪秋審應入緩決在准減之列似應查辦可

否比照遣軍流罪之例待質十年再行保釋抑或照  
未定罪名人犯監禁已逾二年例取保釋放咨部請  
示等因 本部查潘得興於光緒二年八月二十一  
日被毆身死該犯潘可武到案提訊始終供認僅止  
在場幫毆未傷其潘得興妻係被伊弟潘正月扎毆  
致斃核其情節尚與供詞游移忽認忽翻者不同乃  
該撫因係該犯一面之詞恐有避就先行咨部展限  
並未擬定罪名亦未聲明待質年分如果當時迅將  
潘正月獲案質証明確則該犯不過照共毆餘人擬

以滿杖計時早可完結乃因潘正月終未弋獲以致  
久羈囹圄情殊可憫若將該犯仍照前次通行以所  
避係應死罪名秋審應入緩決者照遣軍流罪之例  
再行待質十年未免向隅而該犯監禁期內恭逢

恩旨又與

大赦不同亦未便照酌減待質年限辦理致與章程不符  
衡情酌斷應將潘可武照共毆餘人律擬杖一百據  
供在逃之潘正月下手致斃屍兄潘得馨既未到場  
目睹旁無指証應照例監候待質恭逢光緒七年五

恩詔

月十四十一年正月初四等日

所得杖罪應准援免仍應行待質以接准部覆之日起俟三年限滿逸犯有無弋獲再行分別辦理所有該前撫擬照未定罪名監禁待質人犯已逾二年例暫行保釋之處應毋庸議再此係尋常命案該撫於咨部展限後並不照例擬罪該管各上司亦不認真稽查直至監禁已逾八年之久始行咨部請示似此任意延擱殊非慎重刑章之道應令查取遲延各職名咨部議處以儆玩泄而挽積習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四川司

光緒十四年

查審理亂毆不知先後輕重之案如係衅起糾毆例應罪坐原謀為首不得任聽狡飾供詞含混定案致滋輕縱至監候待質之例係指現獲之犯稱逃者為首恐有避就者而言若核其現犯罪名按例已應論死即不在監候待質之列例義分晰甚明引斷無容牽混此案劉怔怡因表姪賴長松借欠向代發錢文央伊擔還過後屢索無償嗣向代發撞遇劉怔怡復向索討劉怔怡央緩向代發斥說騙賴彼此爭角向

代發抓住劉怔怡胸襟舉拳欲毆經勸各散劉怔怡  
心懷氣忿旋因赴場趕集會遇素好之龍老公教麻  
子韋元昭胡老十黃老公告知前情欲將向代發毆  
打洩忿又恐向代發兇狠力大難敵邀允龍老公等  
同往幫毆一同走至場外適遇向代發走來劉怔怡  
斥說向代發前日不應逼債毆辱向代發不依慢罵  
拔刀向砍劉怔怡閃避龍老公趕攏奪刀砍傷其左  
肩甲右臂膊左腿向代發轉向撲毆韋元昭接刀同  
教麻子等將向代發砍戳傷倒地教麻子等何人砍

戳傷何處劉怔怡等未經看清各自分路逃逸經向  
代發之父聞知投鄰查問向代發稱其被劉怔怡等  
砍戳受傷當時人多記不清何人下手砍戳傷何處  
並稱鼻梁之傷最為疼痛越日殞命報驗獲犯訊詳  
該督以向代發身受各傷惟被砍傷鼻梁骨斷係屬  
致死重傷劉怔怡僅認謀毆並未下手龍老么亦止  
認刀砍左肩甲等處三傷其鼻梁重傷稱係在逃之  
教麻子等所砍又不能指定何人砍傷將劉怔怡依  
同謀共毆人致死原謀不問共毆與否律擬流龍老

么依刃傷人律擬徒聲明教麻子等在逃未獲又無  
証佐指認僅據該犯等一面之詞難保非恃無質証  
狡供避就照例監禁俟待質限滿教麻子等有無弋  
獲再行分別辦理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  
劉怔怡因向代發索討擔還錢文央緩被斥彼此爭  
毆不過口角微嫌何至忿不可遏糾約五人用刀將  
向代發砍戳致斃韋元昭等俱係無干聽糾與向代  
發並無深仇積恨何至一經覲面不容分說即一齊  
動手刀械交加有不死不休之勢檢閱屍格死者身

受刃傷至十四處之多大半骨斷骨損迹其下手狠  
毒難保無另有起衅別故商同致死情事且龍老么  
等與劉怔怡偶然會遇被糾同行並未攜帶器械當  
其將向代發砍戳龍老么韋元昭謂係奪過死者之  
刀輪流接用彼教麻子等刀又從何而來劉怔怡以  
首禍之人又係切己之事斷無當場反為袖手旁觀  
之理揆其情節若非劉怔怡預先帶刀臨時與龍老  
么等一同動手即係龍老么等聽從劉怔怡喝令將  
向代發致斃况查向代發生供亦指明被劉怔怡等

砍戳受傷並稱鼻梁之傷最為疼痛乃該犯劉怔怡  
僅認謀毆並未下手龍老么止認刀砍左肩甲等處  
三傷其鼻梁骨斷重傷稱係教麻子等所砍頭因教  
麻子等在逃飾詞狡卸如謂人多手襍未經看清致  
傷部位例內明言亂毆不知先後輕重有原謀則坐  
原謀為首該犯劉怔怡糾衆共毆既係原謀縱使實  
在不能供出下手傷重之人亦應將該犯照例擬抵  
承審之員並不詳細研究任聽案犯狡避供詞遽將  
劉怔怡照原謀律擬流龍老么照刃傷人律擬徒聲

請監候待質設將來教麻子等終未拏獲及雖獲案  
均不能供明下手傷重之人必致羣毆斃命之案竟  
無一人擬抵殊不足以重人命而成信讞案情既未  
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本部未便據咨率覆應令該督  
再行提犯研鞫並嚴緝教麻子等務獲質訊明確按  
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 光緒十五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嚴究致死確情況案關因姦謀害本夫情罪綦重尤應詳細推鞠豈得因犯供狡展要証脫逃年久病故率將謀命重犯援照章程遽予保釋致紊刑章此案汪秀懷於同治十二年二月間被人扎傷身死經王歪疤告知屍母汪魏氏係被王順榮馬五營與伊子媳汪杜氏因姦謀害並有王四知情汪魏氏赴縣報驗拘獲王順榮馬五營王歪疤到案訊據王歪疤供稱汪秀懷聞係被王順榮等

因姦謀斃質訊王順榮馬五營並汪杜氏供各狡展  
王歪疤旋在押脫逃因王歪疤王四弋獲無期咨部  
展限歷訊王順榮等堅不承認傳同汪魏氏質究亦  
不能確切指証勒緝王歪疤等迄未弋獲茲據緝役  
以查明王歪疤王四先後在逃病故傳集王歪疤胞  
叔王生並王四胞姪王官明及地隣人等各供無異  
並據屍母汪魏氏供稱伊子汪秀懷不知被何人扎  
傷身死因王歪疤向伊告知係被王順榮等與伊子  
媳汪杜氏因姦謀害並有王四知情是以將王順榮

等控告拏獲並非有心誣告現在王歪疤等病故祇求將王順榮等開釋另緝正兇等語該撫以汪秀懷身死之處當時旁無見証即王歪疤指王順榮等為此案正兇亦不過傳聞之詞案情本屬懸虛王順榮等始終不認謀殺汪秀懷重情並未擬定罪名惟所避係因姦謀害罪應凌遲斬決即為從問擬斬絞秋審應入情實恭逢光緒元年

恩詔  
監禁未及十年援照前奉通行應以恭逢  
恩詔  
之日起監禁二十年限滿再行保釋核計

赦後僅止監禁十五年尚未限滿惟要証王歪疤王四均

在逃病故待質無人未便久羈囹圄應將王順榮馬

五營汪杜氏均即保釋以示矜卹仍嚴緝正兇務獲

究報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汪魏氏係汪杜氏

之姑如果伊子汪秀懷係被汪杜氏與王順榮馬五

營因姦謀害則王順榮馬五營自必常至伊家往來

即或密約他處姦宿商同將伊子謀殺亦斷無始終

未曾看出破綻之理當王歪疤告知伊子被王順榮

等殺害亦必細問謀殺情由且既經控縣將王順榮

等與案証王歪疤獲案即應向王歪疤研究王順榮  
馬五營與汪杜氏如何將汪秀懷謀害情形乃查閱  
原咨並未取具屍母及要証確供原驗汪秀懷屍身  
係被何物扎傷在於何處部位亦未填註屍格況王  
順榮等供各狡展正可令王歪疤與之質對何以任  
令王歪疤在押脫逃要証王四亦未到案迨日久咨  
部展限既不嚴究致死確情又不將王歪疤等上緊  
嚴拿直至王順榮等監禁十餘年之久任聽案犯串  
捏空詞遂謂王歪疤等均已逃病故汪魏氏又不

能確指實情求將王順榮等開釋另緝正兇致令死者被殺年久冤抑不能伸雪殊非所以慎刑章而重人命檢查汪魏氏及王順榮之母王張氏所具甘結聲稱王歪疤等現已病故汪秀懷係被王歪疤王四挾仇謀害與王順榮馬五營汪杜氏無干核與到案初供顯相矛盾如謂王順榮等始終不認謀殺汪秀懷重情並無罪名可擬第所避係因姦謀害罪應凌遲斬決即為從問擬斬絞秋審應入情實恭逢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恩詔 按照變通章程免死盜犯之例應監禁二十年該犯

等復逢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 監禁已在十年以上應以此次奉准部覆之日起酌

減為待質十年即謂初次遇

赦本 應查辨計已監禁十五年亦應再行監禁五年俟期

滿後有無正兇獲案分別辦理復查待質人犯遇

赦酌 減年限章程係指正兇無獲者而言今王丕疤等雖

據稱在逃病故惟僅係案內要証並非謀命正兇未  
便將被控因姦謀命重犯率准保釋應令該撫再行

飭提現犯確切根究務得寔情按例嚴辦如該犯等  
仍前狡展正兇並未獲案亦應查照監禁二十年定  
章俟限滿後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山東司 光緒十五年

查審理謀殺之案必須嚴究造意下手確切情形不得僅憑狡飾供詞率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于洪魁與張培勤素識張培勤曾與在逃之張二賭博輸欠錢文被張二屢索辱罵嗣張培勤家棉被被竊因于洪魁曾赴其家閑逛疑伊偷竊往向查問于洪魁不服村斥張培勤持刀向于洪魁嚇逼經人勸歇于洪魁遂與張培勤有嫌迨後張二因屢被張培勤抗欠辱罵心懷忿恨起意將張培勤致死洩忿令于洪

櫟幫助于洪櫟允從是夜張二探知張培勤在自開  
烟鋪住宿即邀同于洪櫟並向借得小刀一把偕抵  
張培勤門首見鋪門已閉張二喚開鋪門與于洪櫟  
進內張二假向張培勤索討前欠張培勤回覆張二  
因夜尚未靜不敢動手與于洪櫟同鋪吸食洋烟張  
培勤和衣上炕睡宿三更時張二見張培勤睡熟即  
上炕騎坐張培勤身上用刀扎傷張培勤偏左張培  
勤驚醒奪刀致劃傷手指張培勤掙扎欲起張二用  
刀扎傷其左額角咽喉等處立時殞命于洪櫟在場

並未動手張二下炕將刀遞還于洪樹先逃于洪樹  
接刀過手致刀中血水滴在襪上于洪樹瞥見炕上  
有棉被一床乘便攫取逃走查看被上沾有血跡不  
敢當賣將被藏在圩牆縫內並將沾有血跡之刀襪  
一併撩入井內逃遁嗣劉殿與子劉維成友更路過  
見張培勤鋪門未關進內瞥見屍身劉殿慮恐報官  
受累起意私埋匿報遂與劉維成將張培勤屍身抬  
至義塚地內未及掩埋即聞鷄鳴恐被人見回家睡  
宿經屍子尋獲屍身報驗獲犯訊供不諱該撫將于

洪欒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擬流聲明監候待質  
劉殿擬杖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該犯于洪欒  
因被張培勤疑竊持刀嚇逼挾有嫌隙聽從張二謀  
害洩忿既已允為幫助乃謂張二乘張培勤睡熟騎  
坐身上用刀連扎之時該犯始終在場並未動手已  
難憑信况兇器小刀本係該犯之物殺人後又在該  
犯手內該犯襪上亦有血迹並將沾有血迹之棉被  
携去與刀襪一同撩棄種種情節可疑難保非該犯  
起意謀命糾邀張二下手因張二在逃未獲恃無質

証飾詞狡卸至劉殿與子劉維成支更既經路過張  
培勤烟鋪門首進內看見屍身自應赴官首報即謂  
忍受拖累亦儘可趕緊走開置之不問何以遽行起  
意私埋匿報迨移屍之後又未掩埋查閱供招于洪  
樾係在劉殿家內居住亦難保無知情同謀情事承  
審之員於此等謀殺重案並不嚴切根究率據狡避  
供詞遽行定擬殊不足以成信謝案情既未確鑿罪  
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  
鞫並嚴拏逃犯張二務獲質訊明確妥擬報部到日

再議可也

湖廣司 光緒十六年

查審理誣控案件因原告堅不承招取具衆証情狀  
奏請者必須全案人証四面環質原告理屈詞窮猶  
復逞刁狡執意存拖累方可照例定讞若案內應訊  
人証既未提同質對供詞並不齊全其心不輸服者  
又不止一人即與例意不符况誣告尊長情罪較重  
如果平空誣捏確鑿無疑原可照律反坐若案情尚  
多疑竇控詞均屬有因尤不得率行引擬致涉冤濫  
此案李慈臣李虞臣均係李惠臣李漢臣小功服弟

龔老三楊雙樂均在黃晴峰鹽行幫貿李漢臣係陶  
步清鹽行雇夥彼此素識無嫌嗣龔老三楊雙樂與  
段三負秤赴鹽崗代客秤鹽路遇李漢臣亦往崗秤  
鹽李漢臣稱欲先秤龔老三等僉稱分勻過秤李漢  
臣不允楊雙樂斥其恃強致相罵詈李漢臣拾刀毆  
戳楊雙樂接住刀柄彼此扭奪段三用秤錘連毆傷  
李漢臣右臂膊偏右跑走李漢臣鬆手楊雙樂奪刀  
戳傷其頂心偏右李漢臣拾石楊雙樂戳傷其腦後  
棄刀走開李漢臣拾石擲毆致傷龔老三右乳龔老



三拾刀戳傷其左膀李漢臣奪刀龔老三情急用刀  
嚇戳適傷其右腰眼倒地經張新志趨攏喝住李漢  
臣旋即殞命報驗獲犯將龔老三依律擬絞監候楊  
雙樂依律擬以杖徒解勘具題接准部覆在案當李  
漢臣被殺之時陶步清行夥董元三查有蔡宗一在  
黃晴峰行內管事又查出蔡宗一有姪蔡大慶曾向  
陶步清告知陶步清不知蔡宗一黃晴峰有無主毆  
蔡大慶有無助毆呈請傳究嗣經陶舉陶舉查寔蔡  
宗一等並無主毆助毆各情事代子呈明經縣訊取

供結李慈臣李虞臣遂藉端誣指蔡宗一挾仇與黃  
晴峰主使蔡大慶同龔三十楊雙樂將李漢臣殺斃  
又藉黃晴峰於具訴時誤將所聞閔愷程家經主使  
張丹山楊其才拖屍訛傳敘入旋即呈悔之事誣指  
書役受賄縱兇不拏縣官任聽龔老三楊雙樂受賄  
頂兇並以屍妻李萬氏於相驗後領棺陶步清憐貧  
曾薄助抬埋之費即誣指蔡宗一閔愷等畏罪出錢  
六百串串通萬宏超等賄和李萬氏李惠臣領屍結  
案由府控經司院批飭該縣傳証審明李慈臣等控

詞失寔於招解前詳覆未及反坐詎李慈臣等復照  
上控各情又添砌刑仵減傷改供等無據空言私聯  
屍叔李新順之名作就呈詞來京赴都察院控告咨  
解回鄂適值招解正案應入秋審辦理奏明扣除行  
提人卷到省發委武昌府審辦該撫以研訊龔老三  
寔係戕斃李漢臣正兇蔡宗一黃晴峰蔡大慶均無  
主殺助毆買使頂兇串朦賄和各情事將龔老三仍  
照原擬依共毆人致死律擬絞楊雙樂依刃傷人律  
擬徒聲明李慈臣李虞臣藉端誣告以指告蔡宗一

等主使蔡大慶將李漢臣殺斃及屍妻李萬氏屍堂  
弟李惠臣受賄私和兩事為重如果得寔蔡宗一等  
應得死罪李萬氏李惠臣罪應滿流今據衆証供係  
虛誣應予反坐雖係一家共犯誣告並非凡人不能  
獨坐尊長將李慈臣依誣告小功尊長加所誣罪三  
等律於滿流罪上加三等發邊遠充軍李虞臣誣告  
小功尊長為從於滿流罪上先照凡人減一等擬徒  
三年再加三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聲稱該犯等固  
執堅詞堅不承招仍具衆証情狀照例請

旨定奪事在

赦前均不准援免等因具奏臣部詳核案情當李漢臣被殺之時陶步清既不知蔡宗一黃晴峰有無主毆蔡大慶有無帮毆呈請傳究黃晴峰既於具訴時將所聞閔愷程家經主使張丹山楊其才拖屍一層敘入屍妻李萬氏既得受陶步清助伊抬埋之費均係案內緊要關鍵急應嚴切根究乃該縣聽信陶舉代子呈明蔡宗一並無主毆助毆情事黃晴峰呈悔係屬訛傳並不傳集一千人証確訊確供迨李慈臣等由

府控經司院尤應詳鞠明晰使兩造俯首無辭方能  
定讞何以檢閱龔老三正案揭帖內並未聲敘一語  
若以為案已訊明即應取具李慈臣等妄控供詞量  
予懲處若以為正案已結與李慈臣等無干不必添  
叙亦應取具李慈臣等輸服供詞免生枝節乃正案  
內全未議及率行完結具題直至李慈臣等京控後  
始行查卷補敘是該省承審各員於人命重案任意  
刪減供招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已屬有干奉處况京  
控呈內所稱起衅根由係因蔡宗一懷挾舊仇乘李

漢臣赴劉纘勲家賀喜回歸路過蔡宗一熬棚主使龔老三等殺斃事後賄買龔老三等頂兇與原題所敘赴崗秤鹽各節大不相同自應覆訊明確俾成信讞乃細閱咨送供招內僅取有陶步清蔡宗一黃晴峰數人供詞原呈內所敘萬宏超蔡大慶閔愷程家經張丹山楊其才及蠹役任洪興任福袁連升林盛萬得富帽主李連三刑仵李業成蕭元漢屍叔李新順等均未取供是李漢臣被殺根由既未再行追究詳細推求而原告所指證據亦未傳齊質訊其為回

護原題但圖銷案尤屬顯然向來辦理案件如屍屬俱無異詞僅止一人狡執原不得任聽妄扳故案外干連可以免傳省累今李慈臣李虞臣二人均未輸服均未畫供未到人証均未傳質與衆供確鑿僅止一人狡執者迥殊且未將李慈臣等因何狡執之處供指確鑿遽欲含糊了結科以軍流核與衆証明白之條殊覺不相吻合復查原揭李惠臣供李漢臣係胞兄而此次摺內又稱李漢臣胞兄已故並無胞弟係李惠臣大功兄此等情節初供尚未訊明致前



後顯相矛盾則李萬氏之得受資助安知非蔡宗一等買兇賄和情虛畏罪巧卸為陶步清義助以為彌縫之計黃睛峰係兇犯雇主其初次呈稱閔愷等主使拖屍一節必非平空敘入嗣以訛傳呈悔又安知非事後串通巧為掩飾是李慈臣等之由府而司控而院控而京控均屬有因其呈內所稱小功兄李惠臣得錢領屍亦以蠹役從中舞弊李惠臣被其欺朦牽連敘及迥非挾嫌平空有心誣陷者可比且即謂龔老三寔係殺人正兇楊雙樂等寔係幫毆從犯現

在恭逢

恩赦俱可免罪免緝而死者有服親屬轉因懷疑控訴仍應問擬軍流寔行發配亦未為情法之平承審之員於此等命案並不虛衷研究既種種草率於前復多方迴護掩飾於後率據含混供詞謂係衆供確切將李慈臣等科以誣告尊長之罪殊不足以成信誠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督同臬司親提人証悉心研鞫務得輸服供詞按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光緒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依議欽此

名例律下

記罪事發在逃